

《諸神的黃昏》新書發佈 李歐梵 x 邵頌雄

別出心裁對談「晚期風格」

在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書店日前舉行的一場新書發佈會上，講者李歐梵和邵頌雄為大家帶來了一場別出心裁的晚期風格跨學科對談。

《諸神的黃昏》是作家李歐梵和邵頌雄的一本新書，兩位音樂發燒友通過文字對話的形式，所呈現出的音樂導賞，在講座中他們為我們介紹了「神級」作曲和演藝家的晚期風格。邵頌雄說道：「晚期作品不等於晚期風格」，什麼是晚期風格？兩位作家之間又有什麼「音樂」緣分？在講座中他們為我們娓娓道來。

文：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王芊



（左起）邵頌雄、李歐梵日前在香港大學對談，講述「諸神的黃昏」。

主辦方提供

《諸神的黃昏：晚期風格的跨學科對談》書名源自北歐神話，也與希臘神話中的女神墨忒遙相呼應，全書分為作曲家與演藝家兩章，共十四節，每一篇都環繞「神級」作曲和演藝家的「晚期風格」為主題，由作家李歐梵和邵頌雄各寫一篇。李歐梵是著名的中國文學教授、作家、文化評論員，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現代文學及文化研究、現代小說和中國電影；邵頌雄則畢業於多倫多大學人文學科，醉心於古典音樂，著有《黑白溢彩：荷洛維茲的藝術》及《樂樂之樂：巴赫〈郭德堡變奏曲〉的藝術》。

《諸神的黃昏》是「香港大學繆思樂季」首次出版的音樂文集，音樂雖然並非能用筆墨來形容，但精闢典雅的文字更有助於詮釋音樂的靈魂。為何所關注的是「晚期風格」？李歐梵和邵頌雄崇拜文化理論家薩伊德，後者曾出版了數本音樂書籍，《論晚期風格》(On Late Style, 2016) 則是他的最後一本書。薩伊德希望把音樂和文字融合在一起，穿針引線，從而形成一套理論。李

歐梵認為此書涵蓋面太過廣泛，所以寫作《諸神的黃昏》，此書雖不能作為文化理論，但也可稱之為「晚期風格」為主題的變奏。

「晚期」是一個時間的名詞，指的是一個藝術家的晚年，「風格」指的是形式。人到了晚年，隨着歲月的流逝，看法和感受自然不同，《諸神的黃昏》以李歐梵和邵頌雄對於「晚期風格」的興趣為立足點，融入薩伊德所給予的啟發。在此書中，兩位作者作為樂迷進行「對唱」，一起向他們共同喜愛的幾位作曲家、導演、演奏家和指揮家「致敬」。

兩位作家的「音樂」緣分

偉大的音樂作品所能夠表達的，往往是文字以外的深刻情感，《諸神的黃昏》可以看作是兩位作者通過文字對話的形式，引領讀者進入十三位作曲家晚期作品的導賞文字。這本書的緣分來自於2015年，香港大學音樂系陳慶恩教授邀請李歐梵和邵頌雄對談於「人文·巴赫」講座，此後，李歐梵意猶未盡，遂發起了兩位作家對晚期風格作人文解讀的「筆談」。

李歐梵是人文思想大家，邵頌雄也畢業於人文學科，兩人都對古典音樂有很大的興趣。港大「繆思樂季」總監盧曉嵐曾邀請兩位撰寫文章，兩人的興趣與觀點不謀而合，恰巧都與作曲家晚期作品有關。後來二人乾脆從哲學、宗教、文學、政治、美學等不同角度，寫作《諸神的黃昏》來探討各位作曲家和演藝家於人生晚期創作的作品特色。此書既是一輯導賞文字，也是對薩伊德「晚期風格」理論的批判和反思。

何謂「晚期風格」？從一位藝術家開始創作，到離開人世，我

們通過已知的信息研究他的作品，而最後幾年的作品所呈現出來的狀態，作者把它們定義為「晚期風格」。說來，晚期風格並非某一種特定的「風格」，而是着重闡述一段「時期」。作曲家到了晚年，風格也許發生改變，這改變也許不合時宜，與周遭的環境、社群格格不入，然而，正正因其不與時間合拍，充斥着各種異樣的曲折。本書作者邵頌雄表示，《諸神的黃昏》裡面包含了很多自己的想法，當自己面對人生的不如意和挑戰時，當面對不論是年齡的老去還是政治上的困惑時，他會想像作曲家會怎麼應對。這所有的種種反思都和現實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

一位偉大的作曲家在困境下，如何去掙扎求存？又如何忠於自己的良知、忠於自己對藝術的追求？邵頌雄認為每個作曲家都有屬於自己的晚期風格：「人到了年老都有挑戰，所謂晚期風格就是對於人生開始失去東西的時候，如何去取捨，如何去發現新的東西。」

李歐梵則道出晚期風格的另外一種可能性——晚期作品是以無邊的靜謐、極致的客觀，恍若回首前塵而置身時間之外而創作出來的作品，充斥着秋意、餘韻與無奈。李歐梵現在也已年過七旬，他說當自己帶着耳機去聆聽音樂時，彷彿可以感受到不一樣的音樂，現在再聽，自己的心得早已不一樣。

暢談貝多芬的晚期風格

作為一位作曲家，晚期的作品不一定是最好的，這需要看人們如何去定



李歐梵與邵頌雄給讀者簽書。

主辦方提供

義。作者邵頌雄說道：「作品好與差如何去評價？每個人的藝術審美眼光都不是絕對的。」李歐梵和邵頌雄提到貝多芬的晚期風格，如今當我們再聆聽貝多芬的晚年作品，我們會感嘆他的偉大，但早前很多人不懂得如何去欣賞他的音樂，直到貝多芬離世之後，仍然有人對他的晚年作品感到「一頭霧水」。

很多的音樂評論家認為晚年的貝多芬在音樂形式上愈來愈不按常理出牌，違反了四重奏作曲法的法則。貝多芬在晚年創作的六首弦樂四重奏，都是在耳全聾的情況下寫的，晚期的他好像更喜歡走極端。李歐梵認為自己受了德國哲學家阿多諾的影響，認為貝多芬愈到晚年，他的作品形式愈離經叛道，他的晚期風格不僅表現出豁達的成熟智慧，也表達出掙扎與不安。

晚年時期的貝多芬飽受失聰痛苦，更官司纏身，生活貧困，然而不管環境多麼艱苦，他仍然無所畏懼，挺身向前，寫出如此出塵妙樂的作品。貝多芬自己親身示範了如何從孤獨悲傷的磨難中，昇華而出音樂靈魂。邵頌雄認為貝多芬的晚年作品，一直是在傳統的框架下尋求突破，認為當時很多人都不明白貝多芬的「晚期風格」，認為貝多芬已經半癡半癲，但貝多芬的藝術步伐卻比同時代大部分人走前了一、二百年。

書介

《香港拒絕傲慢與偏見》

作者：屈穎妍、雷鼎鳴、阮紀宏、邱立本、潘麗瓊、陳莊勳、楊志剛、邵盧善、陳建強、何漢權、劉潤昌、周八駿、李春、江迅（排名不分先後）

出版：明報出版社



由於戀殖心態的延伸，加之對現實中國的無知，香港回歸二十二年以後，一些香港人與內地漸行漸遠。這離不開一群陰謀論者製造亂世之言，更離不開一些新聞媒體建構的虛假「幻想」。語言是陰謀論者善用的工具，他們肆無忌憚地在社會掀起「排內思潮」。但香港人越來越能看清偏激言論背後的真相：「一地兩檢」通關

便利、港珠澳大橋帶來的經濟聯動、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下的發展機遇等等。傲慢衍生偏見，偏見助長傲慢。香港需要拒絕淪為情緒發洩之地。本書收錄過往一年《亞洲週刊》「香港評論」和零傳媒「獨家」微信平台，十四位來自香港各界作者的近六十篇時評，引領讀者了解真實的彼此，告別簡單的評判，放下固有的傲慢與偏見。

日本小鎮時光

作者：張維中

出版：原點出版社



這本書記載了四年多來，作者張維中行旅日本期間，最愛的山城、海濱、小鎮。從廣島出發，可能有一直嚮往，宛如盆景一般的尾道小鎮，以及那些仍活在昭和時代的小店家們；也有你從未聽過的竹原和吳市，讓你體驗從古老的江戶時光，搭上渡輪轉往一蹲下就被成群的兔子們包圍的大久野島，或是妻夫木聰住過的溫泉旅館待上一晚！並且隨興地在夜市路邊台吃一口「海軍咖哩」……然後，再跨過瀨戶內海到訪愛媛大洲，北上前往愛知、群馬、富山、福井和東北。縱使是誰都知道的京都與大阪，這一回想帶你去的，也是少有觀光客出沒的街衢。

走出迷宮：尋找人生新乳酪

作者：史賓賽·強森

繪者：恩佐

譯者：謝佳真

出版：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如果《誰搬走了我的乳酪？》是拓展生命視野的「望遠鏡」，《走出迷宮》就是指引人生方向的「羅盤」。強森博士藉由言簡意賅的寓言故事，帶領我們在困境中思考新的出路。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哼哼，恐懼接受新事物、害怕踏出舒適圈，但在複雜多變的人生中，我們終究會面臨「乳酪」消失的時刻，唯有及時轉換信念，才能應付環境的變動，找到屬於自己的無限可能。

停車暫借問：趙寧靜的傳奇

作者：鍾曉陽

出版：新經典圖文傳播



《停車暫借問》初版於1981年，是一代人在亂世中從青春到後中年的情感小說。當時年方十八的鍾曉陽，初試啼聲，以現代小說形式融入古典中文詩詞情思，描繪流離的哀傷，宛如時代版《紅樓夢》。讓知名文學評論家王德威讚譽驚嘆：鍾曉陽是今之古人。有人說她是張愛玲真正的傳人，有人讚嘆這個故事是新時代《紅樓夢》。三十七年過去，這個故事仍是許多人心中最愛，傳唱不絕。新版《停車暫借問》，以珍藏精裝方式，為一代人保留這本小說最青春燦爛的情意。鍾曉陽並為此找出當年張愛玲寄給她的手寫信，紀念這段創作的情誼往事。也完整了此書的傳奇。

霧中的曼哈頓灘

作者：珍妮佛·伊根

譯者：宋瑛堂

出版：時報文化



憑藉《時間裡的癡人》一書囊括「普立茲獎」及「美國國家書評人年度小說獎」後，珍妮佛·伊根睽違七年全新創作，刻劃一段如濃霧般潮濕難以忘懷的往事。從大蕭條時代的紐約黑幫，到二戰期間當一面水的女潛水員，還有當時在核子潛艦密佈的海域裡，無名穿梭的商船水手，被命運打散的人們，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挺身而進，期待他日再相逢。讀者將在一個精彩非凡的故事中，走過變動的時代。這是一部大海的故事，從海岸線到海底，時間帶走依靠，卻帶來生命的蛻變。

角田光代的月夜背後

書評

文：湯禎兆

看角田光代的散文集《幾千之夜，昨日之月》，當中大量提及她的異國之旅，無論那是冷清的個人在路上，又或是熱鬧鬧鬧的眾樂樂式的紛擾之旅，都清楚感覺到敏銳的觸覺——有時無比清醒，有時故作糊塗，在不同的行程中，展示自己的包圍模式，從而流露更貼地的生活實感。

那，很難不教人想起她筆下的「逃亡潮」——是的，她的小說中有不少女主人翁，都在希望從日常生活的藩籬中，打算逃脫出來，透過上路去重啟新生。好像《對岸的她》，家庭主婦小夜子為了逃避職場的紛擾而結婚，後來又受不了婚後的孤單而重新就業，而開朗積極的創業家葵表面上與小夜子一見如故，但她同樣與舊友分享過去的出走逃脫秘密。雖然只是日本之內，但象徵意義的本質並沒有改變。當然，具體空間意義上的轉移，在角田光代的小說自然也不會陌生。《紙之月》中銀行職員梅澤梨花潛逃至泰國，還過了好一段日子生活（電影版中則被大幅刪掉），那種在日本國內女性難以真正爭取到自由的聲息，仍然明顯可觸可感。作為一

種對照的想像，異鄉又或是彼邦從來不缺，尤其置於社會規條重重深鎖的日本，何況從女性角度出發，就更加是順理成章的烏托邦寄託。

角田光代當然深明一切不過乃出發點，僅屬想像的玩意——正如上述提及的文本，《對岸的她》之所以吸引，是一種錯置的鏡象聯想，甚至是自己舉棋不定的反映而已。而《紙之月》中，其實無論在日本又或是海外，也沒有梨花的容身之所——前者的獨立自由，要透過非法手段去達至，即不扭曲自己及人性是可為的，那本身已是一大反諷；而後者的人身自由，不過是以流亡的形式維持，每天都要在左閃右避的處境中存活，想起也教人累透。簡言之，文本中的異國月夜，絕非心目中的渾圓美好。

對照起角田光代在《幾千之夜，昨日之月》中的隨筆，更清楚可見她「解魅化」的異國月亮詮釋——簡言之，在外國月亮分外圓的想像背後，現實的真相千變萬化，絕不可以黑白二分的視之為上路就有好事發生去敷衍了事。在《保護男人》提及摩洛哥的丹吉爾旅行時，在途上遇上一名斯

文典雅的瑞典男人，角田光代以為有男生同行就一定不用擔心安全問題，結果在路上仍被醉漢纏繞，瑞典男人只懂在旁呆看，反而是她暗忖不妙，終於在大吵大鬧下趁途人圍觀，才得以乘亂逃去。現實是她反而湧起濃烈的母性，要全心全意保護眼前的男人，當到了飯店後才驚魂甫定，才醒覺到原來的設定不應如此——結果對男人晚上及翌日的邀約充耳不聞，在離開摩洛哥之前更不再見此男人。

另一令我看得開懷大笑的篇章是《吃到爆之夜》，話說角田光代受香港藝穗會邀請，參加一場朗讀會及演講活動，結果由接機的志工開始，到活動的所有一切，「盡是令人不安的事」（藝穗會真的應好好檢討）。而有趣的事只剩下吃方面，而且全是一



《幾千之夜，昨日之月》

作者：角田光代

譯者：林美琪

出版：青空

眾日本女子編輯的「爆吃」自由所致。「每次想起短暫的香港之旅，比起去工作，更多的是去吃到爆的記憶。當然，這樣才比較幸福。」委實是一矢中的之收結。

好了，我抽出兩個片段，旨在說明角田光代的貼地性——在她的隨筆中，我們不是沒有看到她出走於五湖四海的行蹤，然而在一般人的浪漫想像背後，主人翁更清晰自己的位置及所求。時而開懷飲食，時而在庶民中穿梭，場景空間是轉換了，但紛擾窘境從沒止息，問題永遠存在。此所以外國的月亮，並非她筆下的出了解脫憑依，而不過是另一階段及歷程，為人生抹上淡淡的月色，好繼續上路又或是享受無眠的一夜，如是而已。